



海棠情味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我家阁楼上有一方露台，大小十几平米光景，原本空闲着，只作晾衣晒被之所，无奈我这儿多少有些草木缘，便在露台上种了一些花草。春去秋来，花木扶疏，暗香浮动，其中佼佼者，要数海棠。与海棠缘分，始于青衫发蒙的村学年代，因为战乱，父母带着我寄住汤庄外公家里，在村中一所私塾就读。我读书不甚上心，却常常将目光伸向窗外。学堂南边有一口水塘，水塘之西是菜园，菜园不单种菜，四边也零星栽些花木。芭蕉叶大栀子肥，天生丽质，却失之夸张，唯有那棵一人高的花树，枝间新绿一重重，小蕾深藏数点红，风来摇曳，雨至凝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美艳不可方物。问大人那是什么？母亲说是垂丝海棠，春分开花，花落结果。

后来发现，在汤庄，海棠不仅菜园里有，书里也有。作为蒙童必读的《千家诗》，不独有王淇的“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”更有苏轼的“只恐深夜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这样一来，我就得以徘徊于菜园里的海棠和书中海棠之间。然而好事总是难以持久，战乱既平，我也不得不告别汤庄、告别村学、告别菜园，告别芭蕉、栀子与海棠，回到镇上，进了新式学校。在镇上，芭蕉、栀子倒是偶能谋面，只有海棠，一别音容两茫茫。

再往后，离开故乡读书，谋生，在风雨中独行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来到世上，保持一种既不显山露水也不左冲右突的姿态，好歹也是一种简单而完好的人生格局了，却因为读了点书，知道自己身在此山，又必须走到彼山，难免深陷无解的生存悖论之中。尽管用了一生去挣扎，都归失败。末了，只剩下读书与养花这两件事可做了。

读书与养花，无关成败，但不脱缘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风疏雨骤，我蜗居H县城，暮然想到，该是海棠花开的季节了吧，如能邂逅，以她那满树翠叶胭脂萼的风姿，或许能驱散我心头阴霾。遗憾的是，四下打探，怎么也见不着伊人的倩影。多亏想到大观园里有个海棠诗社，当时《红楼梦》不在禁书之列，所以进大观园无须

惴惴不安。那阵子，白日里随波逐流，夜幕下，就拜访秋爽斋，混迹亭台，赏花品诗，以至有一夜梦中听宝玉说：“只是衡、潇二首，还要斟酌。”急忙附和，却见社长李纨面有不悦色，吓得赶紧闭嘴，一惊，醒来。人不笑我痴，我自笑之。

尘埃落定之后，总算有了一己之落脚点。那时节，满世界鸢飞鱼跃，而我却胸无大志，寄情山水没条件，所可为者，窗下读书，露台栽花。

一般的花草，到了我家，不分身份不计出处，都能放下身段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既是它们的朋友，亦是仆人。渐渐地，我与花草之间形成一种默契，它们花开花落两由之，我则秋月春风等闲度。

岁月磋跎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醉心于砚田笔耕。用笔不灵登书山，行文无序赏花影——我的书写生涯，让我更加离不开书与花。天增岁月人增寿，一年一年下来，露台上的花草，蔚为可观了，书房里语涉海棠的书籍，也不知凡几，唯一的缺憾，始终得不到一盆海棠——幸亏汤庄的那棵垂丝海棠，还生长在我的记忆中。

也许我的心性，感动了花魂，之后，有三株海棠，先后悄然光临寒舍，成为我家露台花园的成员，这奇迹算起来，约莫六七个年头了。此三株，一红一白一粉，红者出身西府，白、粉皆贴梗海棠。她们虽为名门闺秀、空谷佳人，到我家后，一变而为承欢膝下、侍药堂前之小儿女。每年时届春分，各自捧出骨朵，彬彬有礼地第次绽放，俨然三个温婉依门之小儿女。某个马年，我的本命年，她们或许商议好了，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居然一同盛开。三株海棠，既各展风仪、各呈异彩，又珠联璧合、相映生辉——花木之有情，往往不在人之下。

古人有言：月下看荼蘼，灯下赏海棠。我反其道而用之：灯下读诗书，月下赏海棠。一直以来，读书、赏花，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要义，通过读与赏，此山彼山之打通，庶几近之。

时光流逝，人事熏微，我一如既往沉醉在与书的眺望与花的对视中，其中或有大机趣可得，但我未得。虽说虚度光阴，我却乐而为之。

栀子花开

■ 安徽巢湖 方华

唐诗人王建有首《雨过山村》：“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，闲看中庭栀子花。”那天去乡下，未进农家院，便已嗅到一缕绵浓的芳香——是熟悉的栀子花的香味。果然，院中正有一棵栀子蓬勃开放，满枝头的白花炫目耀人。朋友见我久在栀子前盘桓，便摘了十几朵洁白的花儿送我。满心欢喜地带回家，养在水中，满屋飘散着栀子的香气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在乡下，有两种花，人们喜欢佩戴在身上。一种是木兰，一种即是栀子。因为这两种花的香气十分浓郁。很久以来，我一直认为木兰花香气有点娇贵的成分，而栀子的香味才是平民的味道。初夏，栀子花开的季节，若你正行走在南方的乡村山野、村陌巷舍间，可时常遇见那些佩戴栀子花的女子。上年纪的，喜欢将栀子别在对襟褂的前胸，小媳妇大姑娘欢喜将栀子斜插鬓角乌发，而小女孩则爱将栀子扎在麻花辫梢。

小时候在乡下，未见过谁家养花草。是觉得矫情，还是在解决温饱之外难以顾及逸致闲情？但大多数人家还是喜欢在房前院后养一两株栀子。过去，农家屋前都有一个垒砌的土台，用来晒酱晾菜。记得我家的栀子就栽在土台边，郁郁葱葱的一棵。春末夏初，栀子花开，母亲每日摘下一些，或是夹在床头的蚊帐上，或是放置案头，三间简陋的农舍便盈满香气。

妹妹的辫梢上，往往是含苞欲放的两朵。一跑动起

来，两条辫子摆动跳跃，仿佛两只小蝴蝶在脑后飞舞。母亲也喜欢将一两朵硕大的栀子别在发间或胸口，她忙忙碌碌地走过我们的身边时，总是拂过那缕特别的香味。这缕香味是栀子又有别于栀子，几十年来一直存储在我的记忆里。现在想来，为什么这么喜欢栀子的香味？怕是这香气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乡情的味道，亲情的味道，母亲的味吧。

杜甫的《栀子》诗云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红取风霜实，青看雨露柯。无情移得汝，贵在映江波。”对于我来说，没有什么花朵能替代栀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了。乡间普通的栀子，其实也有过显贵的岁月。因为栀子可以提取黄色的颜料，在古代，皇家衣着的富贵黄，就是用它浸染。只是后来有了替代，才回到民间。所以杜甫诗中言“于身色有用”。

岂止是香有味、色有用，栀子花还可入肴。幼时，就吃过母亲用栀子花炒韭菜、凉拌栀子花、栀子蛋花汤。只是现在已回味不出当初的味道，就像离我愈来愈远的故乡的模样。十年前，流行一首歌曲《栀子花开》，虽然歌是唱给即将分手离开校园的同学们，但其中的歌词一直令我难以忘怀：“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啊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；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……”

一池荷色净心尘

■ 四川广汉 张锦凯

听朋友说郊外有一处极为养眼的荷塘，景观甚是美，这就激起了我的冲动。忆荷从来岁月香：回忆起我的家乡，回忆起家乡的荷花，回忆起儿时与小伙伴在荷塘边的快乐童年，那几句朗朗上口的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”依旧清晰可记，心有余香。

家乡，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镇，经过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，这里溪流纵横，滋润着广袤的大地。童年的记忆里，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小池塘，每个池塘里不仅有鱼，而且有荷花。夏日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碧绿的荷叶像碧玉一般温厚，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，呈现出盎然的生机，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。一场夏雨，雨打荷叶，雨珠在叶面上活蹦乱跳，好像晶莹剔透的珍珠，“珍珠”被雨点击散，又重新聚合。雨水聚多了，就成了水银般的一窝，荷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，“一窝水银”便泻入池中，恰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写：“却是池荷跳雨，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，泻清波。”

小学时，我在课堂上饱含感情地朗读起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句，心却早已飘到了自家的荷塘，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天真趣事让人津津乐道。中学时代，学了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……”莲就是荷，对“与荷为邻”的我来说，这是知道的。只是在那段过去的纯真时光里还从未认识到荷的品格有这么高洁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荷花象征着纯洁与高雅，它的清静不在于身，而在于心。离开乡村，置身都市，渴望有一缕淡淡的清香，带我回到故乡的荷塘。席慕蓉说：“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，我是凡人，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红尘，这尘世的一切我都希求，快乐啊忧伤啊，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……”只是，无论得意还是失意，贫穷还是富有，是鸿儒还是白丁，都不能阻止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那么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荷花一样给世界一份清风雅韵，从始而终都出淤泥而不染。

夏日品荷，整个身心都会被它浸染，淡看浮华，一池荷色净心尘。

野原家



特色日式餐饮酒店，不一样的体验

品牌运营商：青岛途札超市管理中心